

HUNANRENMINCHUBANSHE

[美]瓦·惠特曼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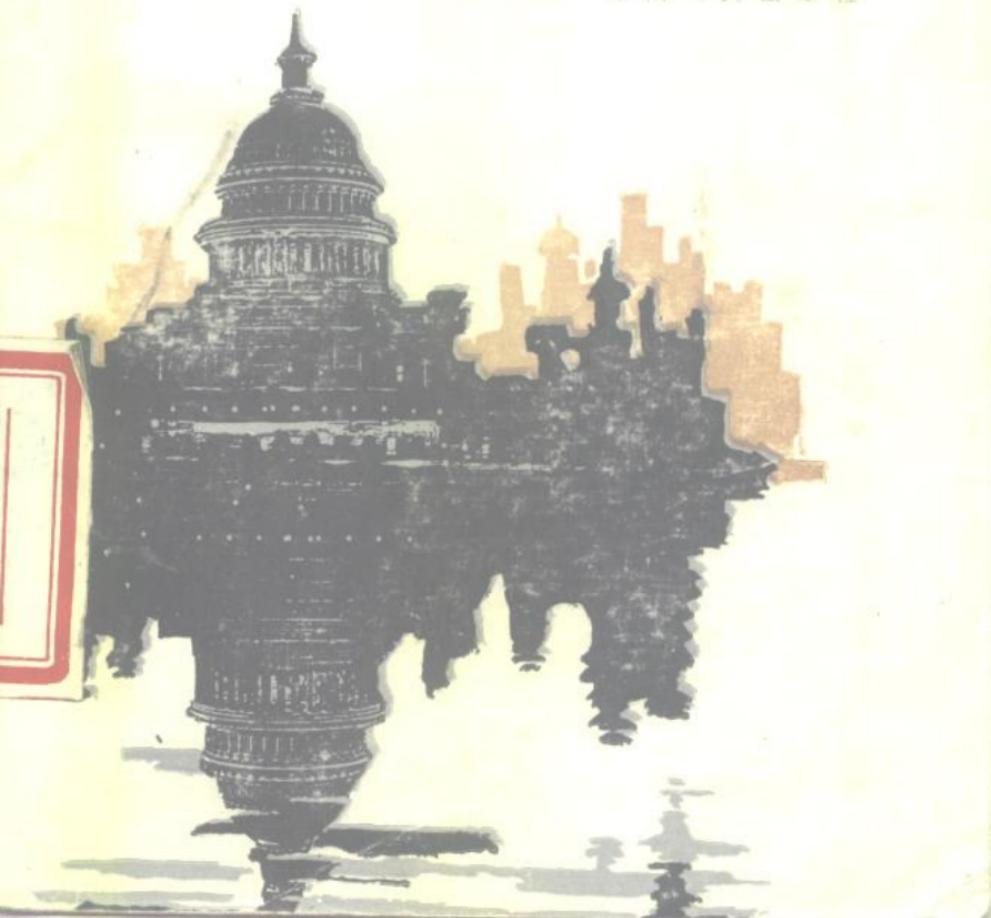
张禹九译

惠特曼散文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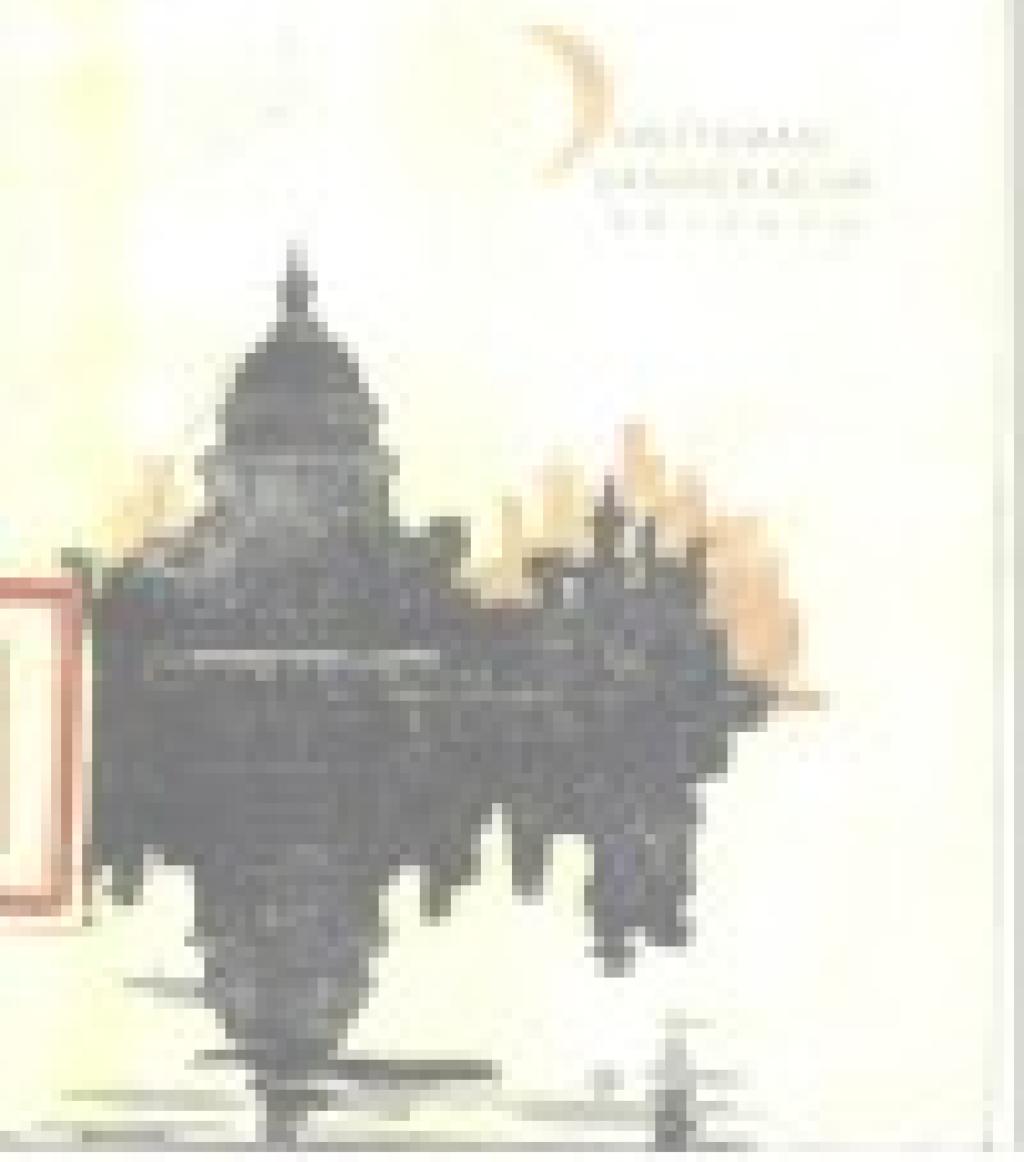


HUITEMAN
SANWENXUAN

湖南人民出版社



惠特曼散文选





HUITEMAN SANWENXUAN

〔美〕瓦·惠特曼

张禹九译

惠特曼散文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

WALT WHITMAN
Selected prose and letters

根据 London: THE NONESUCH PRESS
1938年第一版译出

惠特曼散文选

〔美〕瓦·惠特曼
张禹九 译
责任编辑：李全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06,000 印张：6.75 印数：1—5,250
统一书号：10109·2070 定价：1.30元

新书目：86—11

目 录

序言	赵夢蕤	(1)
作者小传		(9)
译者的话		(13)
日暮杂文(之八)		(17)
“本土”文学		(25)
过阿勒格尼山脉		(28)
第十八届总统选举		(35)
查尔斯·狄更斯		(61)
月夜的白宫		(62)
伤病员大军		(63)
葛底斯堡战役		(72)
骑兵营地		(73)
阿伯拉罕·林肯		(75)
军中好男儿		(78)
林肯总统之死(一)		(79)
林肯总统之死(二)		(80)
在海边的一个冬日		(99)
海边幻想		(101)

裸身日光浴	(103)
栎树下的遐想——梦	(107)
我们三个	(108)
威廉·柯伦·布莱恩特之死	(110)
妄自尊大的“发现”	(112)
草原平原尽入诗	(113)
美国的独特景色	(115)
世上最重要的河	(116)
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文学	(118)
埃德加·坡的不同寻常	(120)
贝多芬的七重奏	(124)
托马斯·卡莱尔之死	(126)
赞四诗人	(132)
终于拜望了爱默生	(135)
康科德其它记事	(138)
波士顿广场——再谈爱默生	(140)
朗费罗之死	(142)
和各种报纸打交道	(145)
最后的坦白——文学考验	(148)
有感于莎士比亚	(151)
罗伯特·彭斯，作为诗人和人	(155)
瓦特·惠特曼在坎登	(169)
美国的俚语	(177)
堪回首	(187)

序　　言

惠特曼幼年没有上过多少学(大约四、五年)，十一岁时就当了律师事务所的勤杂工，还一边学排字和印刷业。从十七岁开始，他当过将近两年教师，随即转为报刊编辑(见选文《和各种报纸打交道》)——可以说惠特曼是从写报刊文章起家的。《写自一教师案前的日暮杂文》就是于1840年开始发表的他的较早的一组散文，说教倾向非常浓厚。这里选的第八篇写一个梦，作者在梦中周游世界，寻找“真理”，文字乏味，内容幼稚。不过作者初次使用了类似《草叶集》中常见的“列举法”，表示他胸中可容纳整个大千世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还写过许多短篇小说，其中说教倾向特别浓厚的是劝人戒酒的一篇，1842年出版的《富兰克林·埃文斯》，据说畅销了二万册。

本书在选文中收了几篇反映惠特曼文艺观点的文章，有一定的代表性。惠特曼推崇英国的狄更斯(小说家)和彭斯(诗人)，他们都是进步作家，作品有强烈的人民性。但是他规劝国人不要盲目崇拜外国作家，应该尊重本国的优秀文学成

就，这一点很重要。当时的美国文坛普遍摹仿欧洲，虽有提倡民族文学的有识之士，如爱默生和朗费罗等，但却是惠特曼第一个写出了真正美国派头的伟大诗歌。《草叶集》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是革新的，地道美国式的。爱默生在他著名的“致敬信”中提到了这一点。当时美国文人纷纷到欧洲去朝圣，但惠特曼却没有去过。他曾接到过丁尼生的邀请信，他的《草叶集》很早就在英国受到了一些著名作家的肯定，但是他一心做他的美国人，除短期到加拿大访友外，未出过国门一步，平生所写也都是美国人和美国生活。

惠特曼从来没有任何系统的文艺理论，也未曾深入研究过哪一个作家，但他有强烈的爱憎，对当代美国诗人有他自己的看法，并倾向于特别重视作品的思想性。他最尊重的美国文人当然是爱默生，也是爱默生最早发现了他，并热烈祝贺《草叶集》初版的问世。有一个时期惠特曼目他为“恩师”，并曾不很恰当地利用爱默生的声望、地位进行自我宣传。虽然后来爱默生对他冷淡了，他对这位笃实的大文豪，却始终衷心尊敬。他承认他自己的“超验主义思想”是受了爱默生的影响，充分肯定爱默生诗歌的丰富而深刻的哲理内涵。他们之间曾多次互访。《草叶集》初版问世后是爱默生主动首先访问了他。爱默生曾劝他删去《草

叶集》中露骨地描写“性”的诗篇(从第三版开始)，但是惠特曼断然拒绝了。他拒绝接受默生那种保守、生硬的清教徒偏见。他不喜欢爱伦·坡的诗歌，说它们缺乏思想性：没有道德意识，不崇尚英雄主义。他尤其不喜欢诗人那种暮气沉沉的阴暗心理，但他同意说作者在诗歌艺术方面有一定成就。英国文豪卡莱尔是他熟读的作家，并曾发表过有关他的许多议论。对于这位蔑视美国民主的权威文人，他曾反对过，并曾写过文章《论民主》(1867)，驳斥卡莱尔的某些观点。他们之间的主要争论是卡莱尔认为人民是群氓，只能接受英雄们的领导；而惠特曼则是毕生歌颂人民，认为广大的普通人才是社会的基石。但是他也称颂卡莱尔要求改进，要求变革，说他这个人本身就有着一场法国大革命的分量。他说卡莱尔犹如一门重炮，而“拜伦、丁尼生、雪莱、沃兹沃斯等人却只是些步兵、骑兵、轻武器”。他认为卡莱尔归根结蒂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中的民主主义者，不过他的民主主义带着十分刺耳的声音。

惠特曼公开声明他不喜欢封建主义，支持民主制度，他的政治态度非常鲜明。他不只在文章中如此写，在《草叶集》中也有不少反映这种观点的政治诗。但他决不是一个盲目的沙文主义者，一味崇拜美国式的民主。他反对美国制度中的封

建成分，他认为不是封建制度也可能有暴君；他痛恨那些丝毫不尊重民主的美国政客，主张普通老百姓，特别是灵魂干净的劳动者进入美国政治（《民主展望》，《第18届总统选举》）。对于民主进步的林肯，他是十分推崇的（《亚伯拉罕·林肯》、《林肯总统之死》）。他那首哀悼林肯之死的长诗《最近紫丁香在前院开放的时候》是公认的诗人的最佳篇什之一。那首通俗的押韵的短诗《啊船长！我的船长！》曾多次被选入课本。惠特曼热情支持林肯的维持联邦的统一、解放奴隶的行动。他参加了南北战争，不是作为战士而是作为护士。《草叶集》中《鼓声哒哒》组诗就是写他在这一时期的感受的（同时参看《葛底斯堡之战役》、《骑兵营地》、《军中好男儿》、《伤病员大军》）。南北战争在他生活中是一件大事，他的护理工作持续了三、四年，终于影响了他的健康，1873年他患了严重的瘫痪症。

选文中有好多篇是写典型的美国风光的：大草原、广阔的田野、密西西比河谷等。当然大海和海边在惠特曼生活中有特殊的地位。一位著名的西方学者曾经指出诗人不但在海边生长，是汹涌的大海给予了诗人那奔放的、自由诗体的节奏。《海边幻想》一文更加提出了作者某些惯用的哲学概念。他把海岸当作一道分界线，大陆代表固体

的、生硬的、暂短的物质世界，而大海则是代表液体的、流动的、永恒的精神世界；生是暂时的，死是永恒的；前者是客观形式，后者是主观精神；前者是现实，后者是理想。这样的设想出现在惠特曼的许多优秀作品中，最突出的例子如《从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里》。音乐也在诗人的生活中，占有地位。在他当报刊编辑的那些年头里，他常有机会去听音乐，特别是歌剧。那时从欧洲来了许多第一流的歌剧演唱家，男高音，女高音，女低音，特别是前两者。他甚至说，没有歌剧就没有《草叶集》。最有代表性的、采用了歌剧形式的著名诗篇莫过于《从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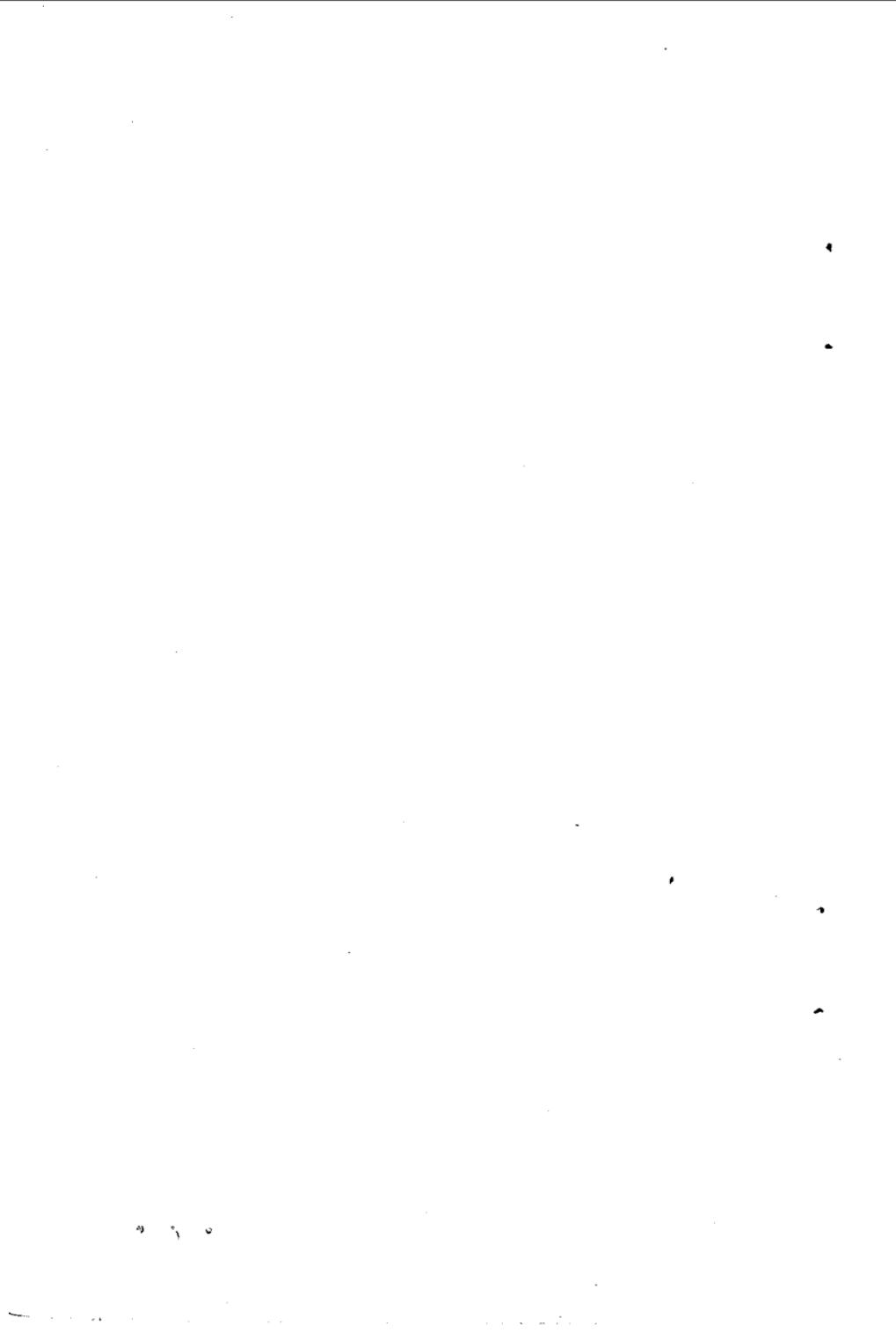
惠特曼所写的重要文章，除1867年的《论民主》，1868年的《论个性神圣》，1871年的《民主展望》和1882年的散文集《典型的日子》（本书的许多选文出自该集）外，谈到他自己文学创作的最重要论文当为《草叶集》1855年初版的序论，1872版的短序，1876版的序和1888年的《堪回首》。《堪回首》是总结性文章，从初版于1855年问世以来，作者已经历了差不多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在文中作者首先说明他那个时代还不能接受或理解《草叶集》，他寄希望于未来。他认为过去的历代诗歌诚然伟大，值得一再重读并学习，但是他认为一个真正负责的诗人必须面对的是当代与未来。他

提出了几个极为重要的论点，他要求作品必须有它的民族性，时代精神和作家的个性特点。不遵守这些原则，过去的文学再好，也是不值得摹仿的。他完全认识到美国民主的不足之处，但是他充分肯定了民主制度，普通人（包括工人、妇女）在民主国家的重要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同志关系，和这一制度的巨大生命力。他认为整个人类是在进步，物质在逐渐丰富，人类的认识在前进，科学在前进，决不是在停滞或倒退。如果说惠特曼有什么宗教信仰的话，这就是他的信仰。他歌颂个性，相信人们的个性会越来越完善，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必须继续向前。惠特曼在他的晚年（不多几年他就要和世界告别了），仍然说了这样的话，说明这种坚韧不拔的信心是贯彻始终的。他也谈到了“性”和“情爱”，他坚持要求描写一个完整的人，既包括他的灵魂也包括他的肉体。他曾经说过，“赤裸的身体是下流的吗？不是，确实不是，下流的是你的思想，你的复杂头脑，你的恐惧，你怕丢了脸……也许他或她从来不配享受大自然赤裸的自由驰骋，从来不懂得什么叫纯洁——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忠诚，艺术，健康……”（《裸身日光浴》）他决不容许任何人从《草叶集》中删去这些描写性关系的诗篇。他认为任何有创造性的文学，决不能接受外部事物的干

扰，决定因素是诗人自己血管里流着的血——诗人的个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赵萝蕤

1986年1月23日于北京



作者小传

瓦特·惠特曼于1819年5月31日诞生在纽约长岛附近的亨廷顿村的西山。他的父亲很穷，他自己也可以说是穷了一辈子。他求学几年，也是时学时辍。他四岁左右（1823年），随家迁到了布鲁克林，算是从小镇来到了大城市。年仅十一、二岁，他便替一个律师当勤杂，后又替一个医生当勤杂，继而学印刷、排字。1836年，他开始在长岛各地靠教书生活。1842年左右，二十三岁的惠特曼又去到纽约市。在这之后的九年间，他一直干编辑工作和印刷工作。1848年，他去新奥尔良当了三个月的编辑后又回到纽约。从1851年到1854年，他帮助父亲干木工活，盖房子，同时开始创作他的《草叶集》。1852年，他自己筹钱出版了《草叶集》第一版，作品受到冷遇，但两位有识之士给予了好评。一位是爱默生。他称《草叶集》是在美国出现的“最有才智的卓绝之作”。另一位是亨利·梭罗。他说《草叶集》是“响彻美国营地

的小号声”。《草叶集》第二版在1856年问世；第三版于1860年出版；第四版于1867年出版；在1871年和1872年分别出版了第五版和第六版；第七版是在1876年问世的；第八版在1881年出版；次年出了第九版，亦称“作者版”。

内战后期，惠特曼到首都华盛顿，自愿去医院里照料伤病员，一直干到1872年。他曾两次去政府部门当小职员。1873年1月23日，五十四岁的惠特曼不幸中风，去新泽西养病，同其兄弟乔治·惠特曼住在一起，住到1884年。1879年4月19日，他在纽约作了他的第一篇关于林肯总统的演说。1880年以后，随着他作为诗人的地位逐渐得到承认，他才略有收入，但仍很贫困。到了1885年，惠特曼已经行走不便。人们提出要替他买一辆二轮轻便马车，并且捐助他；马克·吐温，奥立佛·霍姆斯，惠梯埃等作家都作了捐助。次年年底，人们提出，惠特曼在医院义务工作多年，理应发给他一笔生活津贴，但是没有争取到。1887年4月15日，惠特曼又在纽约作关于林肯总统的演说，听他演说的人当中有马克·吐温以及其它一些著名的人物。1888年4月，惠特曼再次中风。1889年5月31日，坎登市民为他七十岁祝寿。1890年12月，他患急性肺炎；1892年3月26日，这位最富于美国情趣、写出了最有美国特色的作品的大诗人在坎

登与世长辞。

张禹九

一九八五年冬

于武昌